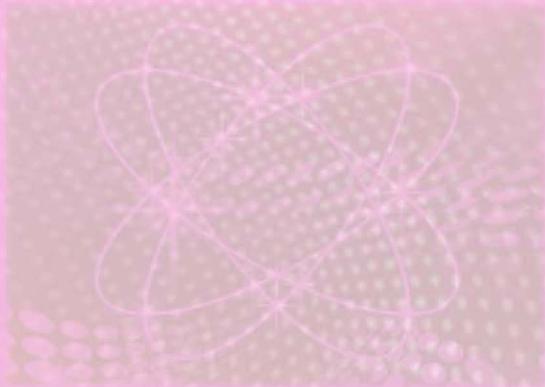


✿ 百花小说

幻 梦

蝓 蝓 著



远方出版社

✿ 百花小说

幻 梦

蛭 蛭 著

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幻梦/蝥蝥著. —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8.5

(百花小说)

ISBN 978-7-80723-316-9

I. 幻… II. 蝥…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57397 号

百花小说

幻 梦

-
- 著 者 蝥 蝥
责任编辑 张 宇 刘向武
出 版 远方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邮 编 010010
发 行 新华书店
印 刷 廊坊市华北石油华星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50
印 数 1000
字 数 1500 千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723-316-9
总 定 价 898.00 元(共 30 册)
-

远方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远方版图书,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退换。

作者简介



蛭蛭，本名郭海滨。诗歌、散文散见于《人民文学》《诗刊》《星星》《诗选刊》《散文选刊》等刊物。曾获《人民文学》诗歌奖三等奖、《新语丝》第六届网络文学奖三等奖等奖项。中国诗歌学会、全国公安文联、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现居甘肃成县。

总 序

历经了“先锋”、“新写实”和“新生代”等文学潮流的冲击，中国的小说创作日益多元化。不同的题材、叙事风格、文学理念、地域特色让小说作品呈现了“百花齐放”的局面。同时，中短篇小说以其短小的篇幅、简洁的情节激发了作者的创作热情，引起了读者的阅读兴趣。《百花小说》正是在这一文学环境中，以扶持纯文学为目的，在全国范围内，历时一年，策划、征集、遴选而成的中短篇小说丛书。

在网络文学迅速崛起，快餐书泛滥的二十一世纪，《百花小说》的作者们都秉承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坚持在体验生活中书写生活，力图通过笔下的人物和情节来反映时代风貌，探寻生存和生活的现实目的与终极意义。作者向我们讲述了一件件发生在身边的平凡故事，带我们走进一个个普通人物的内心世界，让我们在同悲同喜同感同叹中有所启迪。

不同的观察角度、人生历程也使作者选择了不同的切入点，

塑造了独特的人物形象,展现了迥异的写作风格。或冷静叙事,或幽默调侃,或深沉叩问,人生百态,花样年华,作者一一诉说,娓娓道来。每一篇作品都呕心而成,匠心独具。

《传说我们年少》里有明媚而忧伤的少年时光,有梦幻荒诞的少年梦想,魏满意用直抒胸臆的笔墨,追忆那一去不复返的岁月。

《车祸奇情》中,巴山游子刻画了憨二、李四、五哥、阿六、小柳、刘先生……在生活中奔波的小人物,一只只都市的候鸟。不管面对多少挫折和磨难,他们都坚守着诚实、善良,折射着人性的光辉。

《映山花开的村庄》通过对乡村风俗世态的描绘,反映了民生民情,田伢子、月凤……在他们热爱的土地上执著并奉献着。

《我是谁的朱砂痣》,在都市快节奏的喧嚣和浮躁中,真情难以抑制地在作者的笔下流淌。爱,成为了一种信仰。

.....

丛书所选作品用字精炼、文笔优美,充实休闲时光,满足精神需求的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写作方式方法的借鉴,特别适合热爱文学的读者阅读。

偷半日清闲,捧一杯茗茶,翻两三卷书稿,窥四五段人生。希望这辑小说丛书,能带给您一点思索与感悟!

自序

写小说一直是我的梦想。

我是一个写诗的人，诗歌替我愚笨的口舌表达我敏感而柔软的内心。很多年来，在写诗上我一直没有间断过，但在文字上，总感觉不能尽意，缺乏让文字飞起来、充满张力的那种快感。诗歌的节制，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内心的丰厚与广博。

于是，我在写诗的同时，尝试写散文与小说。在这种张扬文字与激情的小说写作当中，我感受到文字的张力与冲击力所形成的愉悦感。我所有的经历与梦想、幻觉与想象，都能在小说当中得以呈现或再现。小说里所形成的虚幻的现实世界，反映了我的梦境，开阔了我的视野，无论从感官上还是心理上，都体现了诗歌写作所无法实现的一种快乐的表达方式。我与自己笔下的人物形成了某种深切的关系，我和他们一起，在一个虚幻的故事里互相斗争，互相搀扶，互相暧昧，互相体贴，多种关系在小说里复合，最终令我快乐。我至今仍记得写作中篇小说《散花》时

的情景,在描述三个人在月色里醉酒的情形时,我的思想在瞬间燃烧起来,我仿佛真的成了里面的主人公,在月色里有了这样的感受:

四周除了寂静就是寂静。在烟水渺茫里,我们跟丑陋的麻鱼一般,鼓着腮帮子,木木地坐着,没有游动,没有劈开水的响声。满世界只剩下我们三个人,痛快而艰难地喝酒品茶。

我开始跟条狼一样,朝着月亮乱嚎。

我看到那些久远的血变成了青色,密不透风地罩着我。它们轻悄地翻着身子,没有性别,没有尊卑地化在一块,到处游走。真美的血呀,丝丝缕缕美人乌发般的血呀!我多想抓一大把喝下去,变成我的血,没有腥味,没有尘世磨人的欲望的味儿,啥都没有,只有细腻、柔软的轻。这些血液里没有挣扎的面孔,没有脚不粘地的精灵。可它们是活的,是舞蹈的火焰,是不穿衣裳的水,是女儿美目里的水。可到处都没有手,没有鱼儿的手指,没有长眼睛的手指,没有什么把我托起来,把我融化到月色里去。我歪歪斜斜地在院子里游荡,身上缠满了水草。我只听见一连串水泡一样的声音从我身上飘起来。

“散花,散花……”

但我的拙笔仍然不能很好地表达我的内心,并且我内心的浅薄也制约了表达的能力。我的小说仍然没有达到我所期望的

深度和广度,从可读性和实验性方面的尝试也很有可能是以失败告终。但我始终没有停止对这些粗糙的作品的思考,它们的粗陋与浅薄令我无奈,而我却仍然深爱着它们,在我短暂的小说写作生涯里,它们见证了我的成长,见证了我的幼稚。我感谢这些作品的最终完成,它使我认识到,我仍有继续让文字在自己内心舞蹈的可能性。

2008年3月

目 录

红 线	1
幻 梦	15
遁	25
细 雪	35
气 息	40
散 花	45
柳峡纪事	109

木民吓了一跳。只见一条和香子手上一模一样的红带子凸现在眼前。木民轻轻拿了起来。是的，这条带子也是用红毛线编的，很精致。



红 线

香子对出事没有一点预感。

在此之前，她正在紫花坪放羊。阳光明晃晃的像是给山野镀了层金子。溜了金的羊群在香子眼里就是一群调皮的孩子用灵巧的舌头给草地梳头。巨大的山野铺陈开去，青草和矢车菊柔软而洒脱的香气如同一阵风轻轻扬起。羊群融化在里面，偶尔发出咩咩的叫声。香子有点眩晕。她感到有种幻像左右着自己。宽厚的山凹多像阿祥的胸膛呀！想起阿祥，香子内心掠过一缕暖风。她开始吆喝羊群，把这些活了的云彩驱赶回家。但她没有想到那件事会像一把刀子一样突然明亮起来。

临近庄里的空气骤然变得稠了。二蛋家的狗在狂吠着。就像庄里人讲的，二蛋家的狗叫，柳峡里的事到。香子察觉出了不

对劲。她急急地把羊往回赶，羊群带着青草香气沿路奔跑。当她路过福弟家门口时，看见一大帮人围在福弟家门前，像是抱着救命的木头，拼命往里边扎。香子愣了一阵。最后，香子听到了福弟一命归西的消息。福弟是香子的同学，长着一张娃娃脸。他和香子和阿祥都是柳河初中的毕业生。就在今天早上，福弟挨了一黑枪，还没从山上抬下来就死了。听到这个噩耗，香子心里如同电打了一下。是那个娃娃脸死了？香子心里十分恍惚。香子的羊群被血腥吓着了，咩咩叫着四下逃窜。在香子眼里，羊群化成了白色的血，四处蔓延开去。

木民这时候正在福弟家门口等候县公安局来人验尸，他神情淡漠地看着周围的人群。他这会的心思不在人群，杀人案在这样一个小镇里十分罕见。木民内心充满了大战即来的躁动，小片警也能破大案啊。他心里满是幻想。

这时候，木民扫见了香子和她的羊群，这是多么和谐的声音啊！可是屋里溢出的阵阵血腥却打断了他的幻想。他是下午6点左右接到报案的。他到达福弟家时，这座漂亮的砖房已经被庄里人围成了桶子。福弟被人抬回来放在炕上，火药枪在他头部左侧打了3个小眼，凝固的血液像是从洞眼里开出来的红花。木民被惨状惊呆了，这是他分配到这个派出所后见到的第一具尸体，他当即用手机向局里汇报了这起案子。

正当他冥思苦想的时候，香子和她的羊群撞进了眼帘。他第一次见到这个女人。他觉得香子似曾相识。在柳河镇，木民



还不能按上面的要求，熟知每村每社每户的每一个村民。也许在哪碰见过香子吧。就在香子挥手赶羊的当口，木民发现这个女人手腕上拴着一根红线。好像是用毛线编的。木民的内心忽然就对这个女人有了另一种感觉。她不是一般的乡里女子。这时候，警报声从山前传了过来。木民心里一震，是局里人来了。他站起来，吆喝围观的人们让开道儿。不多久，一辆警车呼啸而至，林副局和鲁所长等人下了车。他们板着面孔进入福弟家中。经过一番折腾，证实了福弟是被枪伤致死。就在大伙忙乱之际，一个自称是张阿祥的人进来，说是自首来的。木民看到，头里看见的女人也就是香子低了头跟着张阿祥。他心里咯噔一下。

张阿祥说，你们不要查了，福弟是我打死的。我来自首。

林副局立即问，咋回事，你说清楚。

张阿祥低了头。他脸上满是恐惧。反倒是香子更冷静些。张阿祥交待，早上他和福弟去打山（打猎），碰到了一只黄羊。这头黄羊很大，是个公的。两人都有了猎杀的意思。黄羊在这里很少见，打了能卖好些钱。于是二人商议从两面包抄，瞅准了就打。早上林子里有层薄雾。张阿祥在包抄的时候迷了路。他在薄雾里穿行，找不到福弟也找不到黄羊。就这样好大一阵子，他才回到他和福弟分手的地方。就在他准备吆喝福弟的时候，他看见一个黑影从十几米远的地方晃了一下。是黄羊！等了好一阵，黑影又出现了。张阿祥说，他能听见自己的心跳。他端起土枪，瞄准。黑影向上山的方向移动。张阿祥说，他指头一动，枪

响了，黑影就倒下了。等过去一看，他傻眼了。福弟倒在地上喘着粗气。张阿祥说，他吓坏了，连头也没回就没命地逃了。直到这阵，他才静下心来，想透了来投案。张阿祥说的时候，很是认真，全身心都投入到了讲述的情景中，脸上写满了恐惧和自责。香子在这个过程中始终低着头。

林副局长听完后，指挥几个民警带上张阿祥上山去勘查现场。

两个小时过去了。木民心里很是着急。他很想知道这个案子在老刑警手里该怎样告破。终于勘查现场的人回来了。他们向林副局长汇报了勘查现场的情况。结论是，张阿祥枪杀福弟成立，但属过失。结果一出，大家都松了口气。木民看见香子也好像是如释重负，脸上一丝喜色稍纵即逝。

张阿祥被带走了。香子心里像是突然失去了支撑。她一口气跑回家，把自己扔到了炕上。在绣着大红牡丹的被子中间，香子显得如此瘦弱。

一起枪杀案就这样结束了。柳河镇在乡邻四处传播这起案子的过程中渐渐平静。如果没有木民的偶然发现，这个案子就会逐渐被时光的尘土埋没。那么，福弟也就变成了一个游弋在案卷中的没有归宿的灵魂。

局里办案的人走了之后，木民有点失落。一起枪杀案就这样简简单单地办完了。没有他想象中的那种充满智慧的破案过程，更没有刀光剑影。整个破案过程根本就没有一个像样的点来支撑。案子发了，张阿祥来投案，现场验证属实。这些看起来



似乎很顺畅,不存在什么问题。况且老刑警林副局也没有什么异议。但木民总感到哪个地方有点问题。他看不清楚也想不清楚。最近他看了一个叫雷平阳的作家的自我介绍,提到了一个真实的事情。说是他舅父在一次打谷子的时候,一粒谷粒跳进眼里,正在劳作的舅父没有把它抠出来,而是继续专心致志地打谷子。在此之后,这粒谷子一直保留在舅父的眼皮里。这只眼睛像一个谷仓接纳了它。第二年春天,这颗耐不住寂寞的谷子发芽了,从舅父眼里长出了嫩绿的幼苗。这个和劳作一样富有朴实的诗意的故事打动了木民。但此刻,他却感到自己眼里也长了这样一棵幼苗。这起大案子给他眼前蒙上了一层薄雾。

案子结了以后的好多天里,木民在他的责任区里四处转悠。他要弄清楚一个结,为什么在听到张阿祥是过失杀人后,香子会突现一丝笑意。这个长得很漂亮的女人听说对张阿祥很好。他们是初中同学,福弟也是。三人平时关系不错。在香子和张阿祥没有结婚之前,福弟和张阿祥都追过香子。他们俩甚至打赌说,谁先打回来一头野猪,谁就和香子结婚。但没等这个赌局结束,香子就和张阿祥结婚了。木民了解到的情况是,福弟并没有因此而和张阿祥断绝来往,他们似乎比以前更加亲密无间。也有关于福弟和香子的种种传闻,但却好像都站不住脚。绝望的木民想,这个案子也许真的就是过失杀人吧。再没有什么新的迹象可以证实还存在另一种可能。

秋天的柳河呈现出破败的景象。光秃秃的柳树在风里甩着

辫子。田野上也只留下了庄稼收获后的残骸。

木民突然有了上山去转一圈的想法。山上层次分明的色彩真是惹人。木民很想在大自然里找点灵感，让他把心上的结解开。这天一大早，木民扛了一包吃的，向山里进发。沿路他就觉得自己已经融化到了新鲜的空气里。啁啾的鸟鸣，滚动的山风，无一不使木民陶然其中。正当他怡然自得之际，一个身影出现在远处的麦地里。

香子是一大早就上山的。她没有心思眷顾秋景。在福弟家的麦地里，她径直走到福弟的坟前。福弟死后，她第二次来到这里给福弟烧香。在缭绕的香气里，她的心情渐渐平静。亡人安息了吗？香子心里颤抖着问。她好像看到福弟的那张娃娃脸漠然对着她。她不禁打了个寒噤。张阿祥是最近才判了的，四年，不短但也不长。香子不敢对福弟的亡魂诉说张阿祥被判刑的消息。她害怕那张阴着的娃娃脸。这时候香子也看见了从山路上过来的木民。她马上站了起来。

木民叫住了想走开的香子。

你还挺早啊！木民对香子说。那是谁的坟？

香子盯了一眼这个小警察。他和自己的弟弟差不多大。香子说，是福弟的，我来替张阿祥上坟的。

木民没说话。他又看见了香子戴在手腕上的红线。他脱口就问，你手腕上戴的红线是干啥的？

不干啥。避邪。



香子说完转身就走了。木民愣了一会儿，然后就又往山上走。

木民不知不觉就来到了张阿祥枪杀案的现场所在地。这里他以前来过几次。他也是一个猎手。但他只打兔子。木民到达之后才明白过来自己到了什么地方。他放下背包，坐在了草地上。这里的林子不是太密，由于地处一个山脊梁，视野还挺开阔。山风直穿胸膛而过，木民觉得自己像是不存在了，和空气一样无形无踪。

坐了一会儿，木民四下里转了一圈。

在他坐过的位置向下约40米的地方，木民发现了一小滩已经泛白的血迹。这里应该是福弟遭枪杀的第一现场。木民想着，便在周围搜寻起来。再向右下方走约8米的地方，有一丛黄栌枝条被人为地践踏折断在地上。上面的叶子早已枯黄，和周围那些叶子正红的黄栌极不相衬。这丛黄栌临近一棵松树长着，约摸有半人高。木民仔细回忆张阿祥交待的案发前他自己的位置。张阿祥说，开枪时，他站在一棵松树跟前。四下里除了这棵松树之外，周围都是些柏树、橡树之类。那么，这里应该是张阿祥站立的地方。但为什么那些黄栌会被踏翻在地呢？木民很兴奋。他天生的好奇心让他发狂。他站在松树跟前，向着血迹所在的地方看过去。有几拢黄栌轻微地挡了一下视线，但如果那儿站着个人的话，还是能比较清楚地看到的。而张阿祥交待的是，案发那天这里蒙了一层薄雾。事实上，发现福弟尸